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第一回 北京城賢臣監國 瑞龍鎮周郎遇主

話說自李闖亂了大明天下，太祖順治皇帝帶兵過江，定鼎以來，改國號曰大清。建都仍在北京，用滿漢蒙古八旗兵丁，從北至南，打成一統天下。開基創業以來，九十年餘，傳至第四代仁聖天子，真是文能安邦，武可定國，胸羅錦繡，滿腹珠璣，上曉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三墳五典，無所不通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讀，兵書戰策，無分精通，無般武藝，件件皆能。是時天下太平，人民安樂，八方進貢，萬國來朝。真馬放南山，兵歸武庫，僵武修文，坐享昇平之福，有詩為證：天地生成大聖人，文才武藝重當今。

帝皇少見稱才子，獨下江南四海聞。

卻說一日，五更三點，聖駕早朝，只見左邊龍鳳鼓響，右邊景陽鐘鳴，內侍太監前呼，宮娥翠女後擁，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邊排。聖天子駕到金鑾寶殿，升坐龍案之上。王公大臣，六部九卿，及內外大小臣等，三呼萬歲，朝見君王。聖上傳旨，即賜卿等平身，隨啟金口說道：「朕今仰承祖宗基業，藉爾大小臣工之力，上天眷佑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坐享太平，實乃萬民之福。昨日偶然想得一對，爾眾卿可為朕對來，重重有賞。」眾大臣齊聲答道：「陛下有何妙對，求御筆書下，賜與臣等一觀。」聖上聞言，即命內侍奉上文房四寶，濃磨香墨，慢拂金箋，御筆寫出一聯云：

玉帝行兵，雷鼓雲旗，兩箭風刀天作陣。

寫畢，賜與眾臣觀看。眾大臣見了此對，各人面面相覷，無一人對得。天子在龍案之上，見了這個光景，龍顏不樂。那時有一個大臣上前啟奏。聖上一看乃是文華殿大學士陳宏謀，便問道：「卿家可能對得此聯嗎？」陳宏謀奏道：「老臣才學淺陋，不能對得。老臣有一門生，是廣東番禺縣人，現是新科手人，來京會試，姓馮名誠修，此人才高學廣，必能對得此聯，望陛下准臣所奏，宣馮誠修到來一對。」天子聞言問道：「此子現在哪裡？」陳宏謀道：「現在臣家。」天子即命黃門官：「傳朕旨前往陳宏謀家，立召馮誠修前來見朕。」黃門官領了聖旨，直到陳府宣召馮誠修。誠修望闕叩頭，謝了聖恩，即隨了黃門官，直入千朝門，黃門官帶領引見，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，朝見已畢。天子即開金口，御賜平身，問道：「聞卿博學高才，朕有一對，卿能對得，重重有賞。」馮誠修奏道：「小臣嶺南下士，學識庸愚，謬承陳老師保奏，誠恐對得不工，有辱聖命，其罪非小，望陛下總臣之罪，賜臣一觀。」天子聞言，即在龍案取了方才的上聯，交內侍賜予馮誠修觀看。又命內侍另賜文房四寶一付，就如殿試一般。馮誠修接了那金箋一看上聯，毫不思索，舉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殿前官便接了，進呈御覽。天子龍目一看，他寫的龍蛇飛舞，無分端楷，其對的下聯云：

龍皇夜宴，月燭星燈，山肴海酒地為盆。

天子看了。不覺哈哈大笑，極口贊道：「卿才冠中華，深為可喜！」又將龍目一看馮誠修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出口成文，如此敏捷，聖心大悅。即著御前供奉官，在金殿之上，賞賜御酒三杯，金花彩紅，護送回陳宏謀相府。侯會試之後，另行升賞。誠修叩頭，謝過聖恩，回歸陳府，不在話下。

且言天子賞了馮誠修之後，隨問各大臣：「孤家意欲前下江南，遊玩一番，卿等眾臣，有何人能保駕前去？」連問三次，並無一人敢應，天子不覺大怒，說道：「寡人不用你們保駕，獨自一人前去。」隨即傳旨退班。各官退出，聖駕轉到人和殿，御筆寫下聖旨一道，交予掌宮太監榮祿，面諭道：「朕往江南，遊山玩水，久則半年，少則五載，自然回來，你明早可將此旨，交予大學士陳宏謀、劉墉等開讀便了。」說完，扮為客商模樣，出後宰門去了不提。

再說次日五更三點，各官齊集朝堂，不見聖駕臨朝，只見掌宮太監榮祿，將昨日留下的聖旨一道，交予大學士陳宏謀等，二人在龍案展旨，同讀詔云：

脫離燕地，駕幸江南，遲則半年，早則五載，江山大事，著陳宏謀協同劉墉兩公料理。各大臣見宏謀如同見朕，欽此。

聖旨讀完，各大臣均皆不樂，各自退朝回府，這且慢表。

單言聖天子出了後宰門，扮為客商，慢步行來，不覺到了瑞龍鎮，只見街市熱鬧非常，迎面一座酒樓，招牌上寫綺南仕商行臺，又一招牌上寫的是滿漢筵席，京蘇大菜。天子看了，放開大步，直上樓中坐下。店小二上前，陪著笑臉問道：「客官是用酒飯，還是請客？」天子道：「並非請客，你店中如有上等酒菜，可取來便了。」小二聞言，忙將上好酒菜一席，弄得齊齊正正，排列桌上，請客寬用，隨在一旁侍候。天子一面用酒，一面道：「你這鎮上，倒還熱鬧。」小二道：「這裡是上京大路要道，近又迎神賽會所以更加多人，客官不妨明日到此一遊。」天子點頭道：「好！」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用過早飯，即把包裹寄在店中，信步前行，只見大街之上，遊人如蟻，走了半天，有些饑餓，望見前面一座酒樓，名曰聚升樓，做得高有數丈，樓上吹彈歌舞，極其繁華。門外金字招牌，寫的是包辦南北滿漢酒席，各式炒賣，一應俱全。天子進來一望，酒堂之上，座無虛空，再上一層樓，客雖略少，陳設比下邊更好。直至三層樓上，只見擺設著無數名人字畫和古董玩器，只是客座之中，並無一人。天子就揀了一個客座坐下，酒保跟了上來，站在一旁，請天子點菜。天子說道：「你家有什麼上好的酒菜，只管搬了上來便了。」酒保聽了，隨將酒肴送了上來。天子開懷暢飲，遙望樓下會景，無分熱鬧，聖心大悅。

直飲至申牌時分，會景散場，聖天子忙即下樓，那酒保忙把酒菜帳算了，也跟下樓來。隨即向掌櫃的說：「這位客官，共是八兩六錢四分。」天子聞言，將手往身上一摸，不覺呆了。豈知來時忘了帶銀兩，只得連聲說道：「來時匆匆，未曾帶銀，改日差人送來如何？」店家道：「豈有此理？這位說未帶，那位說沒有，飲了酒、吃了菜，眾皆如此說改日送來，小店還用開麼？就有泰山大的本錢也不夠。若是沒有銀子，請把衣服留下。」天子聞言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若不留衣服便如何？」店家說：「不留衣服，便不得出店門。你就是當今萬歲，吃了東西無錢，也得把龍袍留下。」天子聽了，大喝一聲，猶如平空打了一個霹靂，飛起一腳，將櫃面踢翻，望著店東一掌打去。只天子是文武全才力大無窮，店東如何擋得住？早已打得各人東倒西歪。正在打得落花流水、不能開解之際，忽然門外來了個童子，生得唇紅齒白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急忙上前攔住，說：「有話好講，千祈不可動氣。」

天子正在大怒之時，忽見此童於將他攔住，滿面陪笑，再三勸解，聖心不覺大悅，自然住手。隨即問道：「你這小童，因何將我攔住？難道店家是你親戚不成？你姓甚名誰？」小童道：「好漢說哪裡話來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見有不平之事，斷無袖手旁觀之理，我並非店家親眷，不過偶然經過，見好漢如此生氣，特此上來勸解，萬祈暫息雷霆之怒，把他不是之處，對我說知，或是小事，請看薄面，容情一二。古人云：『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』小子姓周名日清，本處人。舍下離此不遠，請好漢到小居一敘如何？」

聖天子見他說話伶俐，問答清楚，心中大悅，就將吃了店中酒菜，身上未曾帶銀等項略敘一遍，末了說道：「他說若無銀子，就是當今萬歲，也要脫下龍袍，如此無禮！」小童聞言道：「此一乃小事，未知好漢所欠多少？小子代付他便了。」就在身邊取出銀子一錠，約有兩兩，會了酒銀，便攜了天子的手說：「方才匆忙，未曾請教高姓大名。」天子答道：「我姓高名天賜，北京城內人。」說話之間不覺已到日清家內。便問日清道：「你家還有何人？方才兩兩銀子，恐你父母要追究。」日清道：「我的父親已去世，只有寡母，你老請坐，容我稟知母親，出來相見。」隨即進內，把上項事情，逐一稟知母親。

那黃氏安人，見兒子小小年紀，有如此志氣，也自喜歡，就叫日清倒了一盅茶出來敬奉。天子接了茶，便命日清進內：「替我與你母親請安。」黃氏在屏風背後忙回說不敢當。一面細看天子，龍眉鳳目，一表人材，心中想：「此人必非常人。」只見天子問道：「令郎如此英俊，不知有多大年紀，因何不讀書呢？」黃氏答道：「小兒今年十五歲，也曾念過書，但恨他喜歡交朋結友，學

習武藝，不用心唸書，還望貴人指教他，就是小婦人之幸了。」天子道：「我倒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未審夫人肯容納否？令郎有這等氣概，他日必非居於人下之人，小可現在大學士劉墉門下，意欲將令郎認為螟蛉之子，將來謀個出身，不知尊意如何，可否從允？」黃氏聽了，□分歡喜，連道：「若得貴人提拔，小婦人感激不盡。」即忙叫日清上前叩頭，拜見契父。天子就用手在九龍暖肚內，摘了一粒大珍珠，作為拜見之禮。日清謝過，就送予母親收了。黃氏問道：「貴人現欲何往，可否將小兒帶去？」天子道：「我今欲到南京一遊，令郎如願往，不妨同去一走。」黃氏應允，即命家人辦上酒肴，至申牌時分，用完晚飯，日清就背上包裹，拜別母親，隨了天子出門。仍回綺南樓客寓，住了一宿。

次早起來，會了店錢，出了瑞龍鎮，望海邊關一路而去。曉行夜宿，不覺來到海邊關。是日尚早，投了人和客店，小二打掃乾淨的地方，安頓包裹牀鋪，泡了一壺好茶，將洗面水兩盆放下。天子一面洗去面上塵垢，一面問小二道：「此地方可有甚麼好玩的去處嗎？」小二答道：「雖有幾處，也多平常，只有海邊關葉大人的公子葉慶昌，在慶珍酒樓旁邊，造了一座大花園，園內有座杏花樓，極其華美，為本地第一個好去處。葉公子每日在上遊玩，不許閒人進去，如遇他不在的時候，進去一遊，勝游別處多矣。但他每日早晚，必在園內飲酒作樂，午後回府。客官碰巧，這時前去一遊，回來用晚飯未遲。」天子隨問店家姓名，就叫小二看著包裹。店家道：「小的姓周名洪，坐櫃的是我妻弟，他姓嚴名齡。小的郎舅在此多年，客官放心前去，早些回來便了。」聖天子就帶了日清，出了店門，問了店家上杏花樓的路，店家道：「由此東首大街直行，轉過左首海邊街上，最高的一座樓便是。」日清聽得明白，即在前引路，正是從此一去，弄得彌天大事，有詩為證云：

帝皇無事愛閒遊，柳綠花紅處處優。

畢竟惡人有盡日，霎時父子一同休。

按下不提。再表聖天子與周日清，望著東邊一路而來，轉了彎，果見近海旁大街上，遠遠有一座高樓，樓下四圍磚牆圍著，上有金字藍底匾額「慶珍樓」，生意極為熱鬧。天子分開眾人，與日清進了頭門，看見兩旁時花盆景，排列甚多。一望酒堂上各位坐滿。正欲上樓，只見酒保上前陪笑道：「客官可來遲了，小樓上下皆已坐滿，請客官改日再來賜顧。」天子聞言答道：「我們不吃酒，只要你引我到杏花樓上一遊，重重有賞。」酒保道：「雖然使得，只是葉公子申牌時候要回來的。客官進去遊玩不妨，第一件不要動他的東西，第二務要申時以前出來，切勿耽誤了時刻，被葉公子看見，累小人受責。」聖天子說道：「我皆依你。」酒保就在前面引路，來到杏花樓門口，遂把門開了，進門一條甬道，都用雲石砌就，光滑不過，迎面一座小亭，橫著一塊漆底沙綠字匾，寫的是「杏花春雨」四字。轉過亭子，一帶松蔭，接著一座玲瓏峻峨假山石。上了山坡，到頂上一望，一片汪洋活水，皆從假山四面流聚於中，這杏花樓起在塘中間。這山頂上有座飛渡橋，直接三層樓上，兩旁均用小木欄杆，懸在半空，極其涼爽。然此特為夏季進園之路，若在冬天，另有暖路，可避風雪。這樓造得極其華麗，□分精巧。游廊上陳了各色定窯花盆，盆內都是素心蘭等上細的花草。進了樓一看，四面的屏風格子，俱是紫檀雕嵌，五色玻璃，時新花樣的桌椅，俱是紫檀雕花，雲石鑲嵌。四壁掛了許多名人字畫、古董玩具為大眾所無。

天子暢游一番，游到三層樓上，見酒廳中擺了一桌酒菜，並無一人在坐，便道：「難道這席是自己受用的不成？好生可惡，還不快去暖酒來，我就在這裡吃罷，你要侍候得好，我重重有賞。」酒保聞言，嚇得面如土色，連忙道：「此席酒是葉公子備下的申刻就要用的，誰敢動它？未曾進來之先，已與客官說明，請你不要妄想，還是遊玩遊玩，早些出去為妙，不要闖出禍來，小的就萬幸了，現已快到申刻，倘再耽誤，碰見公子，不但小的性命不能保全，連客官也有些未便。」聖天子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，難道你怕葉慶昌就不怕我麼？等我給你個厲害。」說著就把酒保提起來，如捉雞一般，便舉起望著窗外道：「你若不依，我管叫你死在目前。」酒保大叫：「客官饒命！小人暖酒來就是。」天子冷笑一聲，將他放下，隨道：「你只管放心搬酒菜上來，天大的事有我擔當！」酒保無奈，只得將葉公子所備下的珍饈美味，送上樓來。隨即叫人去報知葉慶昌。

不表天子與日清在樓上飲酒，再表葉公子是海邊關提督葉紹紅之子，奸惡異常，仗了他父親威勢，謀人田宅，占人妻女，刻剝百姓，魚肉客商，甚似強盜，所以他如此富厚。紹紅見他能做幫手，□分歡喜，父子狼狽為奸，萬民嗟怨。不知他化盡多少銀子，造起這座杏花樓，每日早晚，同一班心腹到此歡敘，設計害人。今日在家，同手下人正商議要事，忽見那杏花樓的家丁，忙奔回來報道：「現有兩人硬進花園，將公子備下的酒席，硬令店家賣與他吃，灑保不依，他就把酒保打死，已經在樓上吃酒，請公子快去！」公子一聞此語，暴跳如雷，即刻傳集府內一些家丁教頭，約有一百餘人，各執兵器，飛奔杏花樓而來。

到了門首，公子吩咐眾人：「將前後門把住，聽我號令，叫拿就拿，叫殺就殺，不許放走一人，違者治罪。」隨帶八名教頭、兩個門客，當先擁上樓來。只見酒樓上，中坐一人，生得龍眉鳳目、威風凜凜，年約四□多歲，旁坐一少年，約□三四歲，生得眉清目秀。酒保侍立一旁，滿面悲容。公子見了，上前大喝一聲道：「何方來村野匹夫，膽敢威逼酒保，強佔本公子杏花樓，吃我備下的酒菜，問你想死還是思活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難道你不知公子厲害嗎？快把姓名報來，免得我動手。」酒保見了公子，急忙跪下叩頭道：「小的先會再三不肯，奈他恃強，如不依他，幾乎把小人打死，只求公子問他，寬恕小人之罪。」說著就跪向公子叩頭。天子看見這般光景，不由得拍手哈哈大笑。不知說出甚麼言語，後來如何動手打死葉公子，葉紹紅領兵擒捉，忽遭陰譴等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